



回望望城

■ 苏北

望城几日，秋雨迷蒙，忽下忽住，把个江南，把个满眼的绿，弄得深翠。远山近水，楼台亭阁，乡村街道，花草树木……均被洗得明净透亮。于是一切的生命皆显生动，一切的事物都活泼了起来。

回来数日，我每天都要回想一番望城。那么多的名字：靖港、乔口、铜官、郭亮、雷锋、欧阳询、书堂山……不时在我心中涌动。或清晨，或黄昏，或睡前，或梦里，或白天写字做事的间隙，或散步沉思的一瞬，总会忽然想起。这些回想的碎片，像雨滴，像晨露，像梦的游丝，像秋雨的连绵，像花间的水珠……我想用阳光的金线将它们串起，伸出我无尽的双手捧上，以回望望城。

近几天每天查点资料，翻阅一下曾敬仪先生所著的《书堂胜境》，书堂山于是在我心中慢慢清晰了起来，欧阳询在我心中慢慢亲近了起来。那天去书堂山，正是小雨时下时住。在江南山水中，感觉是极好的。可惜没有登山，到半山腰，也只停了一会，便下山走了，使如此之美景，没能细细去品尝享受。纵观天下山水，总是和人文联系在一起的，正如陶渊明之于“桃花源”，欧阳修之于“琅琊山”，苏东坡之于“赤壁”一样，书堂山是和欧阳询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知道，欧阳询少年曾在书堂山攻读诗书、苦练书法，身后又归葬于书堂山。书堂山不在高，有“楷圣”则灵啊。因此未入山门，即感受到一股书香之气，沿麻石漫坡走去，仰头一看，迎面三个大字：书香门。两边一副副联：

染翰越时空千载犹传欧字帖

溯源寻故里一园尽揽大唐风

我们知道，欧阳询不仅是一代大书法家，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理论家。他博采众长、兼容南北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“欧体”，并且著有《八诀》《用笔论》《传授诀》《结字三十六法》等书法理论，真正开了一代之风气。欧阳询少年聪慧，读书一目十行，过目成诵，他幼时习书，也是从“二王”入手。有文献记载，王羲之的真、行、草《千字文》，行书《兰亭序》以及《黄庭经》《东方朔画像赞》等，欧阳询都曾临习过。宋米元章的《书史》说“右军《东方朔画像赞》糜破处，欧阳询补之”。可见其钻研之深。张怀瓘称他“八体尽能，笔力险劲”，都是肯綮之言。

入得山门，拾阶而上。满眼青翠，一股雨后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。行至欧阳阁，见一木制三层方阁立于眼前，由李铎手书欧阳阁三个大字。里外转转，形制似乎为新建。据说过去书堂山有“书堂八景”：读书台、洗笔泉、欧阳阁、玉案摊书等，其中“洗笔泉池”石刻最为珍贵（缺一池字），可惜这次没能亲睹。有传说欧阳询初学书时，刻苦练字，日夜挥毫，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，一次外出，见一古碑，系晋朝大书法家索靖所书，立即下马观看，越看越爱，索性铺下毡子，三日不去。有一个故事可以记下，能使得我们和“楷圣”更加亲近。《新唐书·儒学传》说他“貌寝悦，敏悟绝人”。是说长得丑，可极聪明。长孙无忌与欧阳询相互之嘲即可说明，无忌写诗讽欧阳询道：“耸膊成山字，埋肩畏出头。谁家麟阁上，画此一猕猴。”欧阳询也不客气，回敬道：“索头连背暖，漫裆畏肚寒，祇缘心溷溷，所以面团团。”是说你的相貌也不敢恭维，肥头胖面，脑满肠肥的。这当是雅谑，但看后仍不免失笑。

我近年写写字，已初尝习书之不易。在书堂山下之文化园，见张瑞田兄书的欧阳询的一则书论：“墨淡则伤神彩，绝浓必滞锋毫，肥则为钝，瘦则露骨，勿使伤于软弱，不须怒降为奇。”口中一遍遍诵读此言，心中一叠叠感叹：觅得书之三昧，其何难也。

国庆、中秋双节，回到县里，睡在父母的老屋，尽日无事，有时清早，透过纱窗，静望院中的光景。秋日的晨光透过纱窗，打在窗下的书案上，斜切出一片斑驳的光影。小院树木繁盛，屋角的石榴高过屋檐，枝头挂着大朵的红花。我心中忽然会想起望城，这也算是我的一片深情吧。

涡阳舞忠魂

■ 合肥 王德明

时光啊流淌，带不走安徽父老对抗日名将的传颂。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重建，由彭雪峰任师长兼政委、张震任参谋长的第四师师部移驻涡阳县新兴镇，部署歼敌战斗数十次，创办了著名的《拂晓报》。刘少奇时任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，也曾到此指导工作。上世纪末，安徽省政府命名四师师部原驻地雪峰路，师部旧址建成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《拂晓报》改为中共宿州市委机关报。笔者作为一名部队转业老兵、原印刷管理工作者和老八路的后代，专程赴四师纪念馆瞻仰，切身感受《拂晓报》昔日印刷风采。

彭师长的大幅骑马雕像，屹立在馆入口广场。只见他左拉缰绳，右持望远镜，遥望远方，仿佛又将带兵出征。基座周围花团锦簇，鲜红的党旗下，《入党誓词》清晰闪亮。

两个院落东西相连，青砖灰瓦，木门木窗，门前无台阶，墙皮斑驳，典型的民国院北建筑风格。东院是彭雪峰旧居、司令部、机要室等，西院是刘少奇旧居、张震旧居、政治部、《拂晓报》社。馆里展出了大量珍贵实物，有军号、战刀、马灯、手摇电话机、军用挎包、《拂晓报》的油印器材、《拂晓报》早期样报、老《党章》等。展品虽然陈旧、制作简陋，却饱含新四军将士的艰辛与奋斗。《拂晓报》初办，既无制版和印刷设备，又缺纸张、油墨，全凭自力更生、因陋就简问世，但产生了有力的宣传群众、鼓舞士气和震慑敌伪的效果。报纸出版100期时，毛泽东寄来了贺词，给彭雪峰和报社很大鼓舞。在一张张油印字样

迹清晰的《拂晓报》面前，我内心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推动。

彭师长那张正面半身照广吸睛。他头戴军帽，着装整齐，左臂上缝有新四军臂章，双目凝视前方，面容刚毅，神态坚定，周身散发着英勇、顽强、从容和自信，是唯一留存的最能展示将军形象的图片。与其英姿飒爽的是文才出众。彭雪峰曾以高分考取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，只因家贫而未能入学。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，他协助贺绿汀创作了脍炙人口的《游击队之歌》。《拂晓报》报名也是他取名和题名的，寓意中国革命处于胜利前夜。他一生著作300多万字，其中200多万字都是为《拂晓报》而撰。这样一位文武全才指挥员，竟不幸于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时遭流弹击中牺牲，年仅37岁。

毛泽东特在《解放日报》撰文，号召我党我军“学习雪峰同志的英勇精神，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，扩大八路军、新四军，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，使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”。这一天终于来到。彭雪峰的老战友、已故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，亲自为第四师纪念馆题名并揭牌。彭雪峰之子、原第二炮兵政委彭小峰上将，莅临纪念馆缅怀。纪念馆观后令吾深知，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，惟发扬光荣传统、努力报效国家，才是对英烈最好的敬仰。

过年掸檐尘

■ 浦敏艳

盘踞在脑海里的年味，总是离不开那北风刺骨的严冬腊月与家中忙忙碌碌的景象，每到农历腊月十七、十八，妈妈会在这两天举行颇具仪式感的“掸檐尘”活动。“掸檐尘”，即是家中年前的一次大扫除、大清理。每当这时节，家家户户打扫庭舍尘秽，求个庐宇洁净，干干净净喜迎新年。

小时候，民居大多是三间瓦房，粉墙黛瓦，自然有檐，屋顶大都榫榫结构，是蜘蛛们结网盘踞的最爱之地，一年下来，网落灰尘，谓之檐尘。一到腊月十七、十八，妈妈自己动手，用灶前稻柴拗成草把形状，用长竹竿绑好，头戴布帽，身系饭单，臂着袖套，全副武装完毕，开始掸檐尘。家中每间屋子天花板、檐下、墙角，角角落落，务必全部掸到。

掸去尘埃，还只是大清扫工作刚开了头。家里厨房诸件，这时节被妈妈搬到了场上，锅碗瓢盆，筷勺刀砧，外加“家橱”（即碗柜），全都搬入了院子里，简直像开水陆道场。那时，家家有水井，腊月寒冬，滴水成冰，手已冻成紫芽姜一样，但井水却有灵性，它时时保持零上四摄氏度，触之反而微温，是劳动者们的恩物，用它来洗涮最好不过。洗完厨房，擦窗玻璃，抹家具，扫死角，洗床单……这时节学校已放假，我和小妹找来旧衣旧帽，穿上套鞋，也做起妈妈的小帮手。玻璃用干湿两种布轮流擦，家橱用板刷刷，床单一起绞……水井上“扑通扑通”的水桶下井声不绝，脚上的套鞋又冰又冷，而我们的脸庞红扑扑热乎乎，年味其实更来自全家齐心协力迎新年的那份忙碌、紧张，甚至像饭锅微焦时一点点的焦

感，你的心头洋溢着的是“奔头”。

时光飞逝，社会飞速发展，我们早已挥手作别农家小院。农历腊月十六，我在微信上给保洁公司通话：“明天天气不错，请老板娘安排工人来我家擦玻璃吧！”

滴水檐，吊在檐下垂着丝的蜘蛛，以及它们的“八卦阵”，全都随着时光列车飞速驶去，已成为记忆中想努力抓取的模糊影像。办了保洁年卡，家中保洁一周一次，周周新，月月新，无檐尘可掸，但是，擦玻璃，擦灯具，洗窗帘……年底大扫除“掸檐尘”的风俗依然保存。洗窗帘，递凳子，取爪钩，之后扔进洗衣机，六套窗帘一缸一缸地洗，洗完，直接再挂上窗户，反正晾着也是晾着……另外，大清理的保留项目是扔旧物！那几天，必定和先生、孩子一起，亲动手整理家中杂物，过期药品，过时衣物，过期零食，各种USB数据线，瓶瓶罐罐……掸檐尘之日，也即一年来一次彻底的断、舍、离。许多可有可无物品的存在，也许是积习所在，也许是束系着曾经过往生活记忆的能量。掸檐尘之日，大清扫，大整理，边扔边整，有记忆的物品，手机拍个照再扔，扔着扔着，仿佛生出一种痛快来，豪气万丈地扔了，像把堵塞生活中的疲惫、杂乱和烦躁，彻底地扔去了一般。

腊月十七、十八之后，家中窗明几净，窗纱柔软轻拂，橱格整洁，置物有序。年，原来需要条理、秩序、整洁、明净的映衬。“十七、十八，越掸越发”，有了掸去，拂了，对旧年旧物的驱赶摒弃，才有又一轮的一元之始，以及新生力量的生生不息和万物竞发……